

論電影的商業與藝術性

夏年

電影，到底是商業的產品或是藝術的產品呢？

這個問題是自從有了電影之後，常常被人爭辯不休的論點。製片家、導演憑其觀點而拍出片子，影評家憑其意見而貶褒片子，觀眾憑其好惡而選擇片子。於是各種各樣的影片紛紛出籠，有曲高和寡如「處女之泉」（英格瑪柏曼），有商業藝術兼容如「亂世佳人」（維克多弗萊敏），「湯姆瓊斯」（湯尼李察遜），有迎合性趣味如「嬌鳳痴鸞」（狄爾勃曼）……甚有低級趣味如衰利路易的，黃梅爛調女扮男裝的……等等真是不一而足。（註：片名下括弧係導演名）。

通常一般人看電影總是抱着消遣的性質，認為這是一種單純的娛樂，因此他們只着重於電影的情節好壞，男女主角的演技，甚至有的人只是因為迷於某一明星而去電影，很少人去注意導演表現的手法，鏡頭角度的運用，音響的效果，或是剪接的技巧與音樂氣氛的造成。現代是一個商業的社會，電影不能脫離票房價值而存在，這是一個不容否認的事實，當然我們不能苛求太多。當一個人在忙碌了幾日後，暫時拋却了上司的嘴臉，人情的冷酷，或繁重的課業，而讓自己沈浸於黑黝黝的電影院中，去欣賞另一個世界中令人輕鬆、哀嘆、驚佩的虛構故事，讓自己溶於電影中的情節，隨着主角的境遇而悸動自己的心靈，這是一個多麼大的享受！主張電影是純娛樂，純商業性的人就持着這個理由而反對電影的藝術性。

但是電影到了今日，幾經人類精神文明、物質生活的蛻變，已經實際上是融合了多種藝術，在科學技術協助下，表現一個國家、一個民族生活與文化化的結晶了。製片人為了賺錢，當然不會想到電影的嚴肅性，更不會想到電影的教育性。因此商業性的電影製片家就像一個廚師一樣，客人要吃什麼，他就做出什麼來。觀眾愛看熱鬧，好、就出了「埃及艷后」。觀眾愛看情報員，就出了「〇〇七」。觀眾愛「性」，就來個「春泥撒花紅」。觀眾愛女扮男裝、就冒出了「凌波」。就這樣慢慢造成低俗的趣味，也降低了觀眾欣賞的水準。這種影片，並沒有什麼價值，雖然場面大、彩色艷、够熱鬧，明星也漂亮，但是內容空洞，毫無韻律，對於時代、社會和人性，均沒有盡到表映的職責。可能你也有這種經驗：看完這種電影，內心並沒有什麼波動感觸，不懂導演到底想藉這片子來表達什麼。這樣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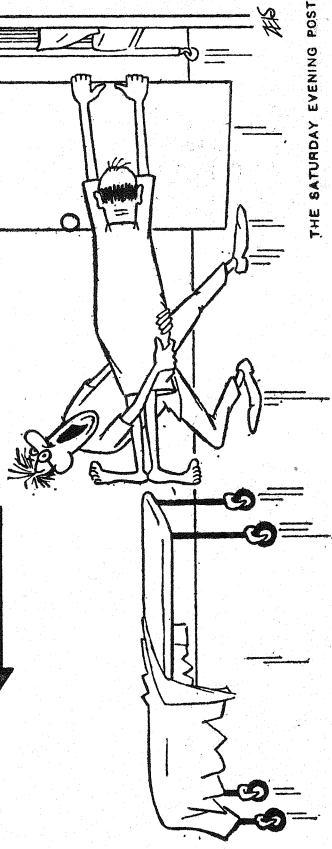
中的情節並不會再在你心中縈懷，而你很快就會忘之它。你只是在看的時，過癮一下子而已，這有什麼意義呢？

電影是一種藝術，自然應以表達人類的思想感情為主，藉它來反映一個時代，剖析一種人性，或是描寫一段感情。主張電影是純藝術的人就持這理由而反對電影的商業性。從戰後義大利的「新寫實主義」（羅塞里尼為首），法國的「新潮流」（克勞德夏布洛），一直到美國的「電影新實驗」（華尼盧梅），法國的「新浪漫派」（羅勃亨利克），許多懷抱理想的青年導演，就不顧世俗的潮流而自己創出一條新道路。他們摒棄了傳統舊有型式，走向新主義；影片的內容與映像手法，全都有了嶄新的改變。這種改變，恰似一顆明礬地發揮了一種清新的作用。這些導演全憑自己的「造意」而透過影片傳達美感，因此也造成了許多使一般人看得索然無味的電影。譬如英格瑪柏曼的「處女之泉」，彼得格朗羅的「雄霸天下」，在臺中的寶座都奇慘。另有一部「費里尼8½」更因水準過高，無法在「黃梅」天地裡立足，而無從與觀眾見面，若此乃中國五千年文化的表現，則可悲復可痛矣！

可是，我們是否因為藝術高的影片看不懂，而說這種影片沒有價值呢？答案是否定的。我認為電影本身仍是藝術的一種，至於它的娛樂性也仍然存在着，只不過是附於藝術性之後而已。尤其我們都已是大學生了，當我們看電影、選擇電影時，我們不單是着重於影片的娛樂性，更要探討這部影片到底表現些什麼、暗示些什麼。如果你認為情報員之類的如「西恩康納利」够刺激，如果你認為黃梅調電影够美麗，甚至於你認為「巴黎一晝夜」之類的片子才够味的話，我不敢說你幼稚，但是誠然你距思想的成熟還有一大段距離。欣賞的意境是與一個人內心的涵養與悟性有關的，我們不必強迫自己去了解一部深奧的新潮電影，但是至少我們要先建立一個「電影是藝術為主，商業為屬」的新觀念。高深的古典音樂與現代畫，不是有許多人都無法欣賞嗎？但是不因為此而減低了它們的價值。電影的藝術性也是一樣，只要我們慢慢脫離了舊日欣賞的巢臼，不被商業性的影片所迷而漸次去探求有深度、有意義的電影，我們的欣賞能力是會隨着思想的成熟而提高的。

（十二、十二深夜）

SURGERY



THE SATURDAY EVENING POST

“You're not cooperating, Mr. Hall!”